天岳山館文鈔

天岳山館文鈔目錄十三　　平江　李元度　次青

雜著

雜著者以其無類可歸而名之也昌黎集以雜著居首諸家均有此目編次或前或後無關宏恉也

韓歐集中無一字及釋老文品特高蘇曾則不免矣而蘇尤甚近代惟勺庭望溪不蹈此病即儒緇流作傳誌亦不用彼教中語潘次耕則以禪悅文入外集惲子居集中動及宗乘蓋結習未忘耳是集論輪迴論因果論魂魄有與二氏之言相入者然理實如此不能顧時俗之駭也抑考范文正有水陸齋薦祖先文文文山有誕節保安等疏眞文忠集中靑詞朱表凡十數篇三公皆祀兩廡

者也況此等文尤非齋燾青詞比耶

地志家近人多以三志爲善本三志者康氏海武功志三卷用紙六十餘番韓氏邦靖朝邑志二卷用紙十六七番世爭推其高簡陸氏隴其靈壽志十卷世尤以其人重之余皆不以爲然嗣見章氏學誠書三志後嘆爲先得我心章氏謂三家皆不知史法因條舉其失而糾之洪稚存亦議其失趙味辛書武功志後抉摘爲尤當可見學有專家言不可以一端盡也余嘗襄事通志館漸擬縣志南嶽志與同人論體例及所擬例目因倣羅鄂州集中存新安志文例並過存之以備覽焉

天岳山館文鈔卷三十八

原性

孔孟言性未有離氣質而言者也天命之理日流行於大化之中人得之以爲性既爲人則必有所稟之氣與所具之質無氣質則無是人無人則性將焉附可見不落氣質不可謂性言性便不能離氣質矣然謂性不能離氣質則可謂本性外別有氣質之性則不可蓋天地之氣陰陽剛柔而已矣而質即因之故凡稟氣之陽者其質必剛健而其毗於陽而偏勝者則爲躁暴爲乖戾稟氣之陰者其質必柔順而其毗於陰而偏勝者則爲便佞爲詭隨二者氣質之偏也因其偏而遂各趨於所習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若夫稟氣中和稟質純粹初無偏倚駁雜自能完其本然之善是謂上智氣稟昏濁加以物欲痼蔽其本然之善已漓雖强之習善而不可是謂下愚故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孔子言性之定論也雖然人即下愚即甚相遠而其本善之真性固在也觀乍見孺子入井則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蹴而與之則行道與乞人皆不屑故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則皆可爲仁充無穿窬之心則皆可爲義此孟子所以有性善之說而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四端以平旦之氣明好惡之相近與孔子之言不相倍而相足也孔子別其等孟子探其原其理本一即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亦本諸孔子也宋儒因孟子之言以疑孔子論性

分三品則不得爲性善遂謂相近遠與不移者爲氣質之性而非性之本且謂若言其本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言性善矣何相近之有信斯言也則人旣有義理之性又有氣質之性是二性也一心而二性有是理乎夫性一而已人自形生神發而後天命之理旣墮於氣質之中則自上智外必須變化克治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其下愚與相遠者正氣質累之也性善云者就氣質中指出義理耳氣質自氣質不得以性言孟子言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是其明證然則氣質焉可言性哉且夫性在氣質之中與水在器中一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若盂有偏曲窊凸則水亦不能周且圓矣然周且圓之本性固在也且不周

不圖者亦卽此水也烏可別白之曰是爲器之水哉聖人之言萬
理具足豈有但言氣質之性不言義理之性者不言本性而專言
氣質之性則性之本體昧矣聖人不若是疏也故知言性則已包
氣質不特遠近不移爲然卽孟子道性善亦未嘗離氣質而專言
義理也若所云氣質之性乃後儒所添設夫豈孔孟之本恉哉
朱子註孟子有云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此論
最明程子張子均因相近相遠與不移有礙於孟子性善之說
故添出氣質之性一層如朱子此註則孔孟之說皆不倍矣不
解註論語何以獨不用此說也

讀論語

論語二十篇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聖學以求仁爲宗故時習而說朋來而樂不知而不慍皆以全吾仁也然仁莫先於孝弟而巧令賊之故次章卽並舉焉凡夫子論孝皆求仁之先務而其論忠信篤敬論剛毅木訥論巧令足恭爲可恥皆去不仁之實功也蓋夫子十五而志學志此仁也七十而從心不踰矩熟此仁也其與回言終日言仁道也與曾子言一貫明仁體也何者道體物而不可遺仁體事而無不在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仁者私間之耳去私莫若行恕夫子告子貢以一言終身曾子告門人以忠恕而已皆一貫之眞傳也天

之實理曰誠聖人之實心曰仁誠者天之一貫仁者聖人之一貫仁之外無所謂道仁之外亦無所謂聖也昔周子每令二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夫樂豈有他哉樂吾仁而已矣仁者不憂宜其樂也是故子路言志車裘共敝而無憾求仁也顏子無伐無施不違仁也夫子安之信之懷之安仁也學至於仁不違仁是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怪疏水曲肱而樂簞瓢陋巷而亦樂也且夫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知我者其天可謂窮神而達化矣然而時之行非自行也物之生非自生也一元氣之鼓動而已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元者仁也資始而統天者一貫也下學上達達此而已是故學不厭學仁也誨不倦誨

仁也不特論顏子以克復論仲弓以敬恕論司馬牛以訒言論子貢以能近取譬以事賢友仁論樊遲以愛人以先難後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子張以恭寬信敏惠言仁至精且詳即其與諸弟子言若寡尤悔若崇德修慝辨惑若修己以敬以及三畏九思三戒三益三損諸訓無一非言仁也至若論政論禮樂論道國論爲邦總之不離乎仁者近是明德與新民其道一也所謂一以貫之也惟其以求仁爲主故不輕許人以仁由之果求之藝赤之志禮樂憲之狷介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淸皆不許以仁獨以仁許夷齊許微箕比干而於竊位之文仲拒父之衛輒則深斥其不仁聖人之情不大可見哉故知聖學專在求仁斯論語二十篇一以

貫之矣。張子作西銘，言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而推本於存心養性，斯爲得論語求仁之指者夫。

讀論語二

學有頓漸二宗二者同歸而殊塗皆可入聖人之道各視其資性所近而已朱子繇漸入者也其學似曾子曾子隨事精察力行一旦豁然貫通遂悟一貫之指朱子宗之若薛敬軒羅整庵胡敬齋陸桴亭諸儒皆宗朱者也陸子繇頓入者也其學似孟子孟子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陸子宗之若陳白沙王陽明羅念庵孫夏峯諸儒皆宗陸者也是二宗者孔子實兼之其教則因人而施耳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之訓固以循序漸進爲正宗然謂聖門立教必主漸不主頓則又不然於何徵之卽於論語徵之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以天下之歸仁決其幾於一日可謂

頓矣然猶曰爲顏子言之也乃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夫心之所至力卽從焉志之所之惡卽絕焉此非合凡學者言之乎至其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則尤直截了當蓋欲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反觀自得不待外求此聖門之頓法也其用之不同則視其人之性質與其功候何如耳繇漸之說其流弊較然非積數十年之功力不能透悟又其言心言性言命言理言氣者至微且密非士君子孰能喻也惟闡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夫一旦反求諸身皆可以自得而不失其本心陸子之求心得陽明之致良知皆此義也蓋世變愈下則求道愈苦其難聖賢之

思拯其陷溺也亦愈迫非得簡捷易行之宗指難保不望道而生畏也後人以頓悟爲禪學因而入主出奴是丹非素豈知證以聖人之論固同出一源初非若水火冰炭之不相入哉然則欲泯朱陸之異同即論語求之可也

讀論語三

論語所言之義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論非諸經所能及也易詩書禮春秋之文各造其極亦各不相謀而儆括處終不及論語論語之文能以數語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氣如化工之肖物各無遁形觀其論學則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智不惑仁不憂勇不懼曰修己以敬曰先難後獲曰一以貫之曰君子不器曰性相近習相遠曰上知下愚不移曰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論政則曰富之教之曰先之勞之無倦曰足食足兵民信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曰近悅遠來曰無倦以忠論孝則曰無違論志則曰安之信之懷之論事則曰以約鮮失曰有教

無類·曰德不孤必有鄰·曰道不同不爲相謀·曰辭達而已矣·曰勿欺也·而犯之·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凡此類人·累千百言所不能達者·獨以一二語括之·不漏不溢·不待注釋而解·此諸經所不及也·至其鍊字之精確·能以一字概其人之生平·盡其事之曲折·而又若不經意而出之·如果也·達也·藝也·愚也·魯也·辟也·喭也·譎也·正也·則舉一字如見其人矣·又如罔也·殆也·適也·莫也·勞也·葸也·亂也·絞也·愚也·蕩也·賊也·狂也·肆也·廉也·忿戾也·直也·詐也·憤也·悱也·野也·史也·則舉一字如目擊其狀矣·若其善爲形似·則有若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勃如·躩如·襜如·翼如·申申如·夭夭如·誾誾如·行行如·侃侃如·恂恂如·與與如·怡怡如·愉愉如·踧踖如·切切偲偲

如體物之妙不可思議其善於形容則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皆使人閉目自思而得之其善於折辨則曰何以報德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曰再斯可矣曰今女畫曰過猶不及曰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皆不煩言而自解即如何以報德四字耳若在孟子必大放厥辭而義始盡也能如是之簡要乎更有無起無訖奇肆不可方物者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觚不觚觚哉觚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一二語中有無限波折無限感慨奇文也又如太師摯適齊柳下惠為士師周公謂

魯公周有八士邦君之妻等章皆前無所承後無所注使人自得其意於言外非古今至文爲六經所未嘗有者耶夫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論語記曾子之卒則去孔子將百年矣而記者之文若此齊魯之文學眞逈絕千古哉昔人謂讀論語始覺孟子之繁且較費力讀孟子又覺諸子之尤費力此時會爲之也天下有道則辭無枝葉然則學文者壹以論語爲宗可也

論語季氏將伐顓臾章凡二百七十四言文氣博辨已開孟子之先又子言皆稱孔子曰洪氏興祖謂此篇爲齊論語非無見也此外若宰我問三年之喪章凡百三十九言長沮桀溺章百四十一言子路遇丈人章百三十四言堯曰章百五十二言子

張問政章百九十一言皆不似諸篇之簡括且與孟子爲近意者其皆齊論歟

讀論語四

後世史家列隱逸傳嵇康皇甫謐皆作高士傳凡不爲世用而隱者皆錄之甚有裨於風教而其義例實自論語開之也論語記聖賢之言論出處備矣而逸民章獨彙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各爲論次與合傳贊無異其記儀封人晨門荷蕢楚狂接輿長沮桀溺丈人則各詳其問答夫封人一見卽知子爲萬世師晨門以子爲知其不可而爲之不可謂非知己也荷蕢聞磬聲而知子心接輿以鳳比孔子而憂從政之殆蓋預知子西用白公之必致亂也沮溺丈人辭雖倨而意則殷七人者皆非常人也乃其姓氏皆軼不傳其高風逸韻猶幸於論語中彷彿遇之向使

七人不與夫子接則皆不傳矣然則夫子轍跡未到之處似此者豈更無人而其湮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不但已也太師摯等適齊適楚適蔡適秦入河入漢入海皆因桓子受女樂孔子行遂相顧而起也自非見諸論語誰復知其潔身去位之高耶烏虖唐虞有巢父許由夏之時有卞隨務光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槩見無傳之者也三代下若諸葛隱南陽所師者龐德公司馬德操所友者徐元直崔州平孟公威石廣元皆天下奇士也六人者幸以諸葛故其名猶在後世然事績無考仍在若滅若沒間使諸葛亦不顯則六人皆泯滅無稱矣世豈知有如此人哉以南陽咫尺地其人才若此況孔子周流十二國其所過非常之士不宜其多乎

哉世常說天下無人非無人也有其人而世無知者也繇是觀之凡浮沈里閈混混與世相逐者皆不可以淺近量也惜後世史家傳隱逸者無此識耳吾嘗讀論語而深有味乎史遷之言也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於後世哉

讀大學

人知子思作中庸不知大學亦子思作也漢賈逵曰孔伋窮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鄭康成禮注及孔叢子並云大學中庸皆子思作惜後儒無申其說者程子以大學爲孔氏遺書朱子則謂首章爲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其下十章乃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夫曾子之門人孰有賢於子思者曾子得一貫之傳使門人作大學以明聖道豈有舍子思而他屬者是賈氏說正與程朱合也第朱子分爲經傳不能無疑蓋易之彖象經也繫辭傳也春秋經也左氏公穀傳也皆各自爲篇者也從未有一篇之中兩人分撰經傳而以首章爲經後數

章爲傳者惟知爲子思一人所作則可以無疑蓋其書首末相應實非兩人之辭而其中復引曾子之言則非曾子所自作明矣微子思誰其作之哉抑又思曾子聞一貫之道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以忠恕示之門人中縱不止一子思然子思必在其中是一貫之傳傳曾子卽傳子思矣惟子思深得忠恕之傳故其作大學言治平必本於藏身之恕而又以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者明絜矩之道絜矩卽忠恕也及其作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又特歸重於恕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又以所求乎子臣弟友而未能者明恕字之義蓋忠恕本一理惟其爲一理故曰一以貫之然則大學與中庸皆發明一貫之道其出子思一手無疑也不寧惟

是子貢問終身行之夫子既告以恕及其問仁又以能近取譬勗之子貢久而有得乃曰吾亦欲無加諸人故卒聞一貫之學論者謂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夫聖學知行合一未有知不本於行者況明曰終身行之乎夫一言可以終身行是即一貫之道也孟子子思之門人也其言曰反身而誠忠恕也又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其歸重恕字與大學中庸之訓若合符節則仍發明一貫之道也聖門之學莫切於求仁而求仁必自恕始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無二道也然則賈逵所謂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殆塙不可易也

又案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以子

稱柳子厚則曰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或曰孔子弟子雜記其言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據此則論語亦子思所作縱不必盡出子思之手亦必其所裁定也然則論語大學中庸皆成於子思述聖之爲功於萬世大矣哉

孟子錯簡

孟子萬章問交際章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朱子云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謂此必有斷簡或闕文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余少讀而疑之後讀彭更問曰章至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因恍然大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十四字當接於此下繼之曰子以爲泰乎語意圓足四受字一氣相承而歷舉唐虞夏殷周二帝三王事理正自一貫其交際章則刪此十四字於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下直接

如之何其受之語氣始覺明淨其爲錯簡無疑恨不起朱子而質之也顧或以移置經文爲非則有程子移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於齊景公章及朱子考定大學經文之例在

集註謂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亦止因殷受夏十四字爲梗耳移置彭更章則無不可曉矣

四書次第

論語孔子之行述語錄也其學術性情動靜語默盡在二十篇中凡聖言之見於諸子百家者皆不若論語之粹撫論語則無孔子矣大學中庸本戴記中之二篇朱子作章句合論孟爲四書其說大學以經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是曾子之書也中庸則孔子孫子思所作漢賈逵謂大學亦子思作則又曾子之門人矣乃朱子訂四書先之以大學次中庸次論孟凡選錄四書文者並依其序則先後頗爲失倫大學雖初學入德之門然其精粹不能過論語孔子之道曾子得其傳子思又受學於曾子今各以其所述先論語可乎夫道有主者有傳者孔子

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其源流可考也謂宜以論語爲首大學次之中庸次之孟子又次之於義乃安余說四書必兢兢於此不敢以是爲細故而忽之也

是非

是非有定者也此是則彼非無兩可也抑有不盡然者往往兩是兩非而並行不悖甚則相反而適以相成若水之與火冬之與夏相懸若天淵矣然水火缺其一不能成既濟無秋冬則不能為春夏惡能執此以廢彼哉莊生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然則欲是非之不謬非折衷聖人不可也雖然聖人亦有不能不兩存者湯武革命順天而應人聖人之言也然武王伐紂夷齊獨恥食周粟至餓於首陽以死夫夷齊者窮天地亙萬世非之而不顧者也夷齊是則武周非武周是則夷齊非矣然武周不失為聖夷齊不失為賢孟子且推之為聖豈非世固有兩可之理耶嘗夷齊叩馬時

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夫太公既以夷齊為義則伐紂為不義矣而卒不聞止其伐者豈甘為不義哉亦謂世固有兩可之義也至若伯夷之淸伊尹之任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皆正相反而皆不失為聖賢又惡能執此以廢彼哉不甯惟是卽以六經論同一易也而施孟梁邱諸家所解各別一詩也而齊魯韓毛諸家所解各別一春秋也而左公穀嚴何諸家所解各別世皆並存其說而皆有益於經自非仲尼復生惡能定一是而辨衆非乎烏虖此大智之舜所繇執其兩端而後能用其中於民也兩端者彼此不齊之極致正水火冬夏之謂也惟平心察之而權度以取中斯眞是出矣自古明君哲相聽言用人皆得此意而獨

至於論學術則世之號稱儒者率是己非人未得程朱之所以是亦未深悉陸王之所以非但排擊異己以暫自附於正學之林爲虛彼其所謂是者果是而無一非耶所謂非者果非而無一是耶抑程朱之是非果即孔孟之所謂是非者耶抑猶有幾微未盡協者耶然則其斷斷交爭也不過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而已而猥曰吾以衛道直謂之專己自足可也

氣機

氣機者動於不自知者也大而世運之升降國家之興亡小而事功之成敗忠質文之循環君子小人之消長恆必緜之緜細而鉅緜微而彰緜陂而平緜晦而顯皆可於氣機決之其將行也雖聖人不能使之不行將廢也雖聖人不能使之不廢明者能見於事前必待事至而後知之晚矣昔者夏后氏之世有窮竄位少康止一成一旅至微弱也而得氣正大已伏中興之機商王小乙時周太王已肇王迹越二百餘年始代商而當時早有寖昌寖熾之勢秦之先最微襄公始列於諸侯然甫得西陲即僭郊祀祀上帝代周之機見於此矣其後望氣者知東南有天子氣始皇遊會稽以

厭之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漢高祖遊咸陽縱觀秦皇帝歎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光武帝素謹厚亦曰何繇知非僕三人皆匹夫而其言若此此非氣機之先見者乎田氏竄齊三卿竄晉春秋將爲戰國之機也而田當卜娶時已有與之莫京之兆晏嬰告叔向更決其必將代齊魏畢萬始爲大夫卜偃決其必大季札使晉則知晉政必萃於三家後世若丕之竄漢炎之竄魏裕之竄晉道成之竄宋衍之竄齊霸先之竄梁以及温竄唐知遠竄晉威竄漢皆各有不能中止之勢則氣機所爲而勢卽因之也東漢之節義盛矣而自嚴光拜諫議不屈已啟其機後激而成黨錮陳寔諸早知之故弔張讓以紓其禍季漢羣雄儗擬天下幾無主矣而武侯在隆

中已預定三分之局晉以淸談貽禍山濤見王衍即知其必誤蒼生宋以新法致亂王安石自命不凡蘇洵已有辨姦之論此非識機者之能早辨耶唐亡於女禍及藩鎭武韋之禍烈矣而機已啟於太宗納巢刺王妃之日泚希烈懷光之禍烈矣而機已啟於肅宗許侯希逸畱後之日宋之興也陳摶聞而喜曰天下自此定矣及其衰也邵雍聞天津橋杜鵑即預憂之終宋世武功不競受制於遼金然自杯酒釋兵權不能乘勢滅西夏復燕雲其機已決於此凡此皆氣機所發露也若夫井田學校封建諸大政其行也以漸其廢也亦以漸人知商鞅開阡陌不知齊之軌里連鄉晉之爰田魯之稅畝鄭子駟之爲田洫已有壞井田之機至孟子告滕文

時貢助徹法已不可考人知始皇焚書不知諸侯惡其害己已皆去其籍人知秦廢封建不知黃帝時萬國湯時三千餘國武王時千七百七十二國久已互相吞併特至始皇時其氣機萬不可遏勢不至一掃而空之不止耳晉之平吳隋之平陳宋平南唐諸國勢如破竹皆迎機而進者也然此猶其大者也韓信以匹夫葬母令冢旁可容萬家陳平分社肉卽以宰天下自負于公一獄吏令高大門閭使可容駟馬王祐植三槐知子孫必爲三公凡此類亦機之先見者耳又凡一代風氣當其極盛必有主之者而機兆初萌早有人預導其先路卽如四子書定自程朱然晉戴氏有中庸傳梁武有中庸講疏唐李翺有中庸說宋仁宗書大學賜王拱宸

是二書早已畢行文至八代之衰徹極當迴而韓柳未出以前北周已有蘇綽能返詔誥於尚書至元結獨孤及遂先變六朝之體宋歐蘇未出以前已有柳開穆修以韓柳之文倡天下非所謂有開必先者歟他若漢學宋學家之互爲勝負義理考据詞章家之迭爲興廢以及質文奢儉盛衰苦樂之循環莫不各有氣機以主之譬諸寒暑迭乘不能一日驟寒驟暑也各有其積漸以馴至於寒暑之極坤言履霜堅冰至復言碩果不食皆此義也至兵事尤視氣機凡料勝敗如神者皆於氣機決之也是故聖人知幾達人審幾君子見幾非靜者莫能見微而知著

輪迴

輪迴之說儒者所不言然理實不可易天地萬物皆在輪迴中何獨疑於人哉今夫日生於東沒於西且復從東出此日之輪迴也今夫月繇朔望而弦而晦而復生魄生明此月之輪迴也今夫雨下爲水雲上於天復爲雨龍汲水亦爲雨此雨之輪迴也繇是推之自春夏而秋冬冬復爲春爲天時之輪迴自元亨而利貞貞下復起元爲天命之輪迴繇暑而寒而大寒寒復爲暑爲氣候之輪迴繇治而亂而大亂亂復反爲治爲世運之輪迴他若薪盡火傳薪有窮時火傳無盡是火之輪迴也水發於西而注於東入海以後仍復西還蓋諸水泉脈皆與海通故海受衆流終古不溢非果

有尾閭沃焦之泄是水之輪迴也春生夏長秋萎冬枯及春而復生是草木之輪迴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及春夏復耕且耘是百穀之輪迴也人周身營衛自踵至頂復自頂至踵日行三百六十度是血氣之輪迴也田鼠化鴽雀化蛤雉化蜃鳩化爲鷹鷹復化爲鳩是物類之輪迴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滄海變桑田桑田復變滄海以元會運世之說推之是天地之輪迴也人生天地間萬物之一耳然則繇生而長而壯而老而死死而又生固其常也何足訝哉且夫言輪迴不自二氏始也易象陰陽九六老變爲少正輪迴之實禹曰生寄也死歸也歸必有其所則寄必有自來矣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明言神降而爲人也推之蕭何應昴宿傅

說爲列星來去益彰彰矣蘇子曰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嗚虖此皆儒者之言也世之陋儒自附闢佛老必從而非之信斯言也則人死必泯然無知且泯然同盡而後可古聖人曷爲有廟饗之禮乎若謂不泯滅亦不輪迴則自開闢以來死者不止恆河沙數將何地以容之昔者孔子之繫易也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然則觀日月雨水及滄桑陵谷之有輪迴而幽明之故可知也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終而曰反則死必有所歸始而曰原則生必有所自可知也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既能爲物變則出入往來自不出陰陽之外既

有情狀則非一死卽澌滅以盡可知也然則人之死爲鬼鬼之生復爲人正猶寒暑晝夜之遞禪於前無二理也人益日在輪迴中而不悟耳或曰聖人何以不言曰觀繫辭則聖人未嘗不言也人自不察耳且聖人重人事但使人各盡其道於五倫五事中固不必索諸生前生後也蓋知死卽在知生中事鬼神卽在事人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不寧惟是卽造物者亦但使人各盡所當爲而已曷嘗使之悉悟所從來哉然其理固塙不可易也

因果

因果之說本於聖經賢傳不自道釋始也易言餘慶餘殃書言惠吉逆凶惟影響又言作善降百祥不善降百殃又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言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左氏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論語言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孟子言仁則榮不仁則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凡此皆因果之炳著者也人生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所謂果也命之不易者也而其所以致此則因也命之所從來也聖賢言義理鬼神言吉凶然言義理而吉凶在其中矣言吉凶而因果在其中矣言吉凶之因果而義理在其中矣聖人知善者必吉惡者必凶猶夏之必暑冬之必寒而世人不知也於是諄諄

然教以爲善去惡教以趨吉避凶所以救其焚而拯其溺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而世人不信也則且以神道設教而因果之說著焉若夫道家以清靜無爲爲宗釋家以了生死爲宗彼方遺棄一切若吉凶禍福殃祥何足關其慮哉故因果實儒家之言釋氏至末流始暢言因果然其說晚出後六經且二千年不察其緣來猥以因果爲二氏之言而擯之可乎且夫天之愛人甚矣人之求富貴壽考安樂者情也均是人也何以此富而彼貧此貴而彼賤此壽而彼天此安樂而彼困苦然且富貴壽考安樂者少貧賤天折困苦者多造物之不公不平甚矣不公不平是不仁也且以天之權力何難生善人而不生惡人爲治世而不爲亂世而卒也善惡並

生治亂相倚豈天心果不仁哉彼各有所以致此之故造物無如因果何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天命似不言因果矣然莫之爲而固已爲之莫之致而固已至之豈漫然哉爲之至之者果也所以爲所以致者因也因果正天與命之所以然也人惟不明因果之理於是怨天之說起詩曰何辜于天視天夢夢又曰昊天不平昊天不惠而屈原至作天問以抒其怨憝莊周曰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又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司馬遷曰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柳宗元曰天道有功禍而無賞罰是皆以天爲不仁而無知也天之有禍福猶國家之有賞罰賞罰無定準則不能爲國曾是臨下有赫之天獨漫無綱維主宰悉聽人

之自爲而自致邪世之號稱儒者明知其理不可違其事亦衆著不可掩但以其言近二氏而擯之抑思語神怪之失視怨天之失果孰輕而孰重邪況因果之說悉本聖賢之義理并不自二氏始邪雖然因果有定而無定者也今日之果本乎前日之因有定者也自天爲之也今日之因又爲後日之果無定者也自我爲之也人定可以勝天聖賢所以有立命之學有造命之權然則學者正宜盡人事以合天命是故知因果而後可以知天知天而後能畏天事天奉天而不敢有一念之怨天

魂魄

傳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猶月之體魂則其光也魄者形也魂者神也形神合則生形神離則死故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也人秉陰陽之氣以生得氣之陽者魂得氣之陰者魄是故魂淸而魄濁魂靈而魄蠢魂善而魄惡魂屬氣而魄屬血魂屬性而魄屬質也凡秉氣之淸而智慧慈祥者魂勝魄也爲鬼爲神爲仙爲佛皆魂爲之秉氣之濁而愚頑暴戾者魄勝魂也爲惡爲逆爲孽爲殃皆魄爲之仁義禮智信道心也後儒所謂義理之性也魂之毗乎陽者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人心也後儒所謂氣質之性也魄之毗乎陰者也

天不能有陽而無陰人不能有氣而無血有性而無質故魂與魄合乃爲人而其爲上智爲下愚爲性近習遠之中人即於是乎判焉然而天之道扶陽而抑陰聖人之學亦扶陽而抑陰曰三戒曰九思曰三畏曰克己復禮曰懲忿窒慾皆所以扶陽抑陰而制此魄也天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聖人能使小人聽命於君子而天下治矣人不能有道心而無人心聖人能使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吾心治矣然不可謂心本無欲也亦不可謂欲盡可去也何者血肉之軀有魂又有魄故聖人之飲食男女與人同也而同之中有大不同者則以其存理以節欲盡性而踐形也中人以下理欲交戰於中則魂與魄迭相爲勝若夫大奸大惡人欲橫決而無所

不爲則純爲魄所用違禽獸不遠矣抑豀天祇其魄天豀其魄故邈以遫其死亡焉佛氏淨六塵去六賊皆所以制魄也仙家修煉使純陽之氣上昇則必盡化其魄而後可故有一毫之陰氣未盡不能仙有一毫之陽氣未散亦不能死則皆魂魄爲之也知魂魄之說則知踐形所以盡性而氣質必宜變化矣

魂魄二

魂爲陽爲淸爲明魄爲陰爲濁爲闇至人養魂衆人養魄養魂則陽息而陰消如朔後之月明日長而闇日微養魄則陰息而陽消如望後之月闇日甚而明日蝕是故濟嗜慾省思慮所以養魂也恣情欲逞意氣所以養魄也養魂者鍊魄以歸魂死則魂挾魄而上升養魄者汩魂以就魄死則魄挾魂而下墜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即養魂養魄之義也蓋人之生也魄先成而魂附焉其死也魂先去而魄從焉魂魄之合而成人猶夫婦之合而成家夫婦相得爲嘉偶不相得爲怨偶嘉則合怨則睽自然之理也是故魄能安魂則魂依於魄而長存魄不能安魂則魂

去其魄而速盡凡蹉札天傷者皆魄不和魂厭而離之者也所謂
魂升而魄降者魂非能乘雲升天也其靈能揚能浮可以歆享祀
可以入輪迴變化無方故曰遊魂爲變魄非即沈冥水土也其靈
常依冢藏骨朽則反於無歸根而不復命故曰精氣爲物物即魄
也息者魂魄之交也息屬而魂魄合息絕而魂魄解老子所謂谷
神是也衆人任息眞人定息任息者聽其絕續爲生死定息者綿
綿若存能養其出入而操絕續之權使魂強而魄弱心勝而氣微
也然而舊魂得新魄可以復生道家所以有奪舍之術也死魄得
生氣亦可以復生元女所以有鍊尸之法也或問魂魄於何覘之
曰覘之以形貌凡魂魄靈者其貌秀魂魄強者其貌勁魂魄正者

其貌端而其眸子必瞭魂魄懸者其貌淵魂魄弱者其貌萎魂魄邪者其貌偷而其眸子必眊是故因有形可以徵無形

志疑

宋史周子倅南安程大中公珦命其二子受學於周子程子亦云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其得力於周子深矣乃伊川作明道行狀則曰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佛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經筵奏劄亦云竊以聖人之道不傳久矣臣兄弟幸得之於遺經然則二程之學於周子無與也朱子解太極圖說謂周子手是圖以授程子可謂要矣乃伊川又曰未知其要其所謂要者果何在耶然且汎濫諸家出入老佛直待反求六經而後得之豈二程不

以通書太極爲然耶夫仲尼師項橐學禮老聃問官郯子師不必賢於弟子也然周子不假師授默契道原則正得不傳之秘於遺經者二程經其指授其於道也事半而功倍矣何復汎濫諸家出入於老佛耶傳稱明道少好獵及學於周子自謂無此好周子曰未也特潛伏而未動耳後十年果見獵而心喜然則周子之鞭辟程子可謂洞見表裏矣胡竟亡其所自耶南軒與朱子書謂程先生與門人講論未嘗一言及太極圖朱子謂此書詳於性命之原略於進修之目未可驟語人此可爲程子解矣顧太極圖說及通書與易相表裏者也程子作易傳正宜表師說以教萬世何竟無一語及之明道與伊川同入成都聞箍桶者說易各渙然有所省

後伊川著易傳則曰斯義聞之成都隱者其引胡安定之說亦必明著之不沒人善若此此所以爲程子也乃安定有言則引之籍柟者有言則引之獨不及其師說不可解矣抑考朱子表章通書太極圖說可謂至矣朱子學程子者也朱子所見是則程子非矣程子所見是則朱子非矣且朱子與陸子論無極太極之旨往復爭辨其書有曰周子灼見道體又曰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厥論題矣至其序大學則獨以二程接孟子之傳而周子不與焉序中庸則謂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又謂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夫宇宙閒止有此道在易曰太極在論語曰仁在大學曰明德在中庸曰中其義一

也論太極旣推周子得千聖不傳之秘序大學中庸又止推二程續千載不傳之緒不又深可疑乎如謂程子之學或逸於周子然周創而程因周爲其難程爲其易胡安定問顏子所好何學程子著論悉本太極圖說其得力不可誣也三代下昧遺經而承絕學者其能遺周子哉願以質天下後世之知程朱者

杜工部墓攷

杜文貞公生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至大歷三年正月去夔州三月至江陵冬杪之岳州四年正月自岳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夏回潭州五年春在潭州四月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泊方田驛秋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年五十九旅殯岳陽此平江縣南三十里小田所稱有杜墓也公在耒陽時阻水旬餘聶令嘗致酒肉公酬以詩新舊唐書遂云遊嶽祠阻水縣令具舟迎之啗牛肉白酒一夕卒此史之誣也宋黄伯思辨之矣黄氏鶴則謂公酬聶令詩其題云詩以代懷興盡本韻又云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若果以飫死豈能

爲此長篇且留宿驛亭乎況元稹誌公墓在唐史前無此說也今
按唐書本傳之誤如公以開元末應進士不第誤書天寶初公獻
賦在天寶十載誤書十三載公謁肅宗於鳳翔誤書彭原公以廣
德二年依嚴武誤書上元嚴武鎮蜀時梓州刺史章彝已入覲誤
書武欲殺公及彝其母奔救乃獨殺彝此類不可枚舉至公卒於
大歷五年誤書永泰二年則年次尚訛地之訛更不足怪矣雖然
史誤亦有因其說出明皇雜錄而劉斧摭遺又謂子美客耒陽過
江上洲中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湍飄泛其尸不知
落何處元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縣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
美爲白酒牛炙脹飫而死葬此矣由是耒陽縣北二里冡洲有公

墓記公祠者遂謂公尸漂沒僅得遺韡瘞之而韓昌黎杜墳詩亦有寒骨一夜沈秋水及一堆空土煙蕪裛之句皆傳訛也今按公酬郭澧令詩後又有迴棹詩過洞庭詩蓋自耒陽歸潭岳也有登舟將適漢陽詩有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詩所云北歸衡雨雪蓋秋末冬初時也有長沙送李十一詩所云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即同谷公以乾元二年寓同谷至大歷五年爲十二秋此又自衡歸潭之證也有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詩此絕筆也所云歲陰冬炎公蓋卒於是年冬矣至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則公以大歷三年來湖南至五年適三霜也安得謂爲是年夏已卒耒陽葬韡洲乎宋呂氏大防作杜詩

譜謂夏遷襄漢卒於岳陽唐詩紀事亦謂公卒於岳陽魯氏訔作年譜王氏得臣塵史並謂公卒當在潭岳之交秋冬之際吾平正潭岳之交也平爲岳陽屬縣唐曰昌江治在中縣坪繇洞庭泝流一舟可達小田距昌江治十里公殆卒於舟而渴葬於此歟元誌稱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岳屬則無杜墓遺蹟在小田無疑誌又稱子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業子美殁後餘四十年嗣業乃啟柩襄祔事於偃師首陽山途次於荊拜余爲誌然則公柩權厝小田已四十餘年矣卽歸祔偃師而詩王遺蛻攢瘞汨江魂魄安此已久較鞾洲之附會已大不侔況大歷元和鬬干戈梗道或誌具而殯不果歸亦意中事也且公之子孫因流寓家

於平今小田有杜冢。洞公裔猶存。其家藏至德三載授公爲左拾遺勅。及宋紹興二十三年授杜邦傑爲承節郎勅。明參政陳瑄僉事張景賢並爲之跋。錢氏謙益亦謂今岳州平江縣民杜富家猶藏拾遺勅。不尤信而有徵哉。茗溪漁隱曰。襄陽岳陽俱無杜墓。惟耒陽有大抵名賢所在。人各引以爲重。其實耒陽自葬子美之遺櫬。而嗣業所歸。元稹所誌。自在鞏縣也。是說也。緐不知岳屬固自有杜墓耳。夫韓洲僞墓。尚見寰宇記。自昌黎外。若宋之韓持國。五代羅昭諫。明之陳白沙諸公。並有題詠。而一統志且曰。覩韓愈諸詩。似柩雖遷而冢未嘗毀也。今小田之杜墓。幾無有知之者。豈一人之遺蹟。顯晦各不同歟。同治癸酉九月。余與瓞邑侯維緒。陳學

博之紀張提刑岳齡同訪公墓於小田馬鬣固無恙也因爲之攷以質能讀杜詩者

案壓史又云喝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君詩示予有古人風其過杜工部墳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弔寒日下西原據此則工部墳宋時猶在平江也

平江重修　文廟上梁文

伏以

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祀遍九垓與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滙文瀾於洙泗共瞻數仞之宮牆新禮殿於昌羅重樹千尋之梁棟欽惟

聖廟宜極尊崇屬在是邦未閎體制今際

國家景運正重道以崇儒讙攄士庶徵忱爰鼎新而革故廟成翼翼頌奏巍巍騰二十八宿之祥輝舉二百餘年之闕典翬飛鳥革日吉辰良敬上虹梁敢申能祝效美奐美侖之頌禱作希賢希聖之階梯

拋梁東日升滄海曉霞紅天岳峯前雲五色祥光飛繞
聖人宮
拋梁西鳳山百尺接丹梯試看雝喈鳴
盛世梧桐朝日萋萋
拋梁南道南奥旨昔儒探洛閩緒衍朱君子理學遺編好共參
拋梁北
聖敎猶如星共極宮牆數仞得其門便許升堂兼入室
拋梁上彩筆干霄動星象白虹化玉自天來一道文光騰萬丈
拋梁下玉振金聲宣敎化泮池水長蟄龍飛萬古江河流日夜
伏願

聖學昌明，人文蔚起，博厚高明悠久，配嶙載以無疆，道德經濟文章，產英賢而未艾，璧宮泮水，諸生習禮，其間聖域賢關，君子能由是路，天上應三台之宿，名世挺生，日邊書五色之雲，魏科疊擬，龍邏啟運，欣逢黃道之開，虎拜揚休，定副丹忱之祝

天岳山館文鈔卷三十九

平江縣志例言

志者史之一體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今　國史一統志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今直省通志及府州縣志是也三代上如周志鄭書之屬其亡久矣班氏固因史記八書爲十志地理居其一范蔚宗改名郡國實與地理無殊而郡國書稱志則自晉常璩華陽國志始也古方志之存者若唐元和郡縣志宋元豐九域志皆專志地理樂史太平寰宇記乃及人物藝文蓋至是而紀錄始詳體例亦大變焉自後踵事日增凡天文五行食貨職官選舉之屬莫不具備是志也而兼全史矣史專紀一代志則上下數千年別部分

門貫串該括是志也且兼通史矣顧用其實不必襲其名近世作者矯蹈常襲故之弊多易名目以矜古雅曰紀曰典曰書曰錄曰略曰攷曰傳曰記於正史之外幷別史雜史之體莫不兼之名與實殊不相應陸氏隴其志靈壽改府志之表紀志傳統謂之志備者之審於義法也抑考古之志郡邑者若宋之澉水志元之齊乘明之朝邑武功志皆以簡要取貴於世視俗本蕪濫者自爲傑出然其於古今事變政典興革民生吏治利病得失之所關不免疏略經世者其奚賴焉近世通儒若李氏紱臨川志錢氏大昕鄞志李氏兆洛鳳臺志並主詳贍蓋以郡邑所施行必徵方志故必擇精語詳不啻有所偏廢也平江縣志宋寶祐元延祐明永樂舊本

俱無存宏治辛亥隆慶庚午尚有殘本崇禎庚辰刻本亦佚

國朝康熙己未稱志略乾隆丙辰知縣暴士鳳續修而以知縣謝仲坃乙亥本爲較善嘉慶丙子重修本則因舛謬滋訟經大吏批示作爲廢書自乾隆乙亥迄今百二十年矣故纂修亟焉今蒐討

舊聞裁酌義例恭錄

詔諭於卷首綴雜識於卷末別爲總目十有三曰地理曰建置曰賦役曰食貨曰學校曰祀典曰禮儀曰職官曰武備曰選舉曰人物曰五行曰藝文其沿革曆度皆列表以明之并仿康氏海武功志例以山川城池之屬併入地理官署市集之屬併入建置祠廟寺觀之屬併入祀典以綱統目以簡御煩計爲類九十有五爲卷

五十有六總四十餘萬言別爲序次如左
郡國有志猶列國之有史例皆恭錄
聖諭於簡首凡所敘述皆上對
朝廷下對天下萬世而言故大吏一律書名宋潛說友臨安志首
載詔令此春秋書春王正月之義也平江乙亥志首列
皇言續志分繫各門不足以示尊敬　國家
列聖相承絲綸炳煥凡命官訓士恤民及表章節義普免天下錢
漕諸
諭旨雖非一邑所專承而大經大法實足與典誥並壽至增加學
額及　敕建忠義祠諸諭尤專爲平江而發故皆恭錄弁首俾讀

者生忠愛之心焉

郡縣志於目錄冡屬地理地理志之本也治地理者首重輿圖其次則沿革周官土訓掌道地圖職方氏掌邦國都鄙之圖而大司徒以地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圖之用視書尤切故地志多稱圖經一稱圖志第古法失傳晉裴秀作禹貢圖創分率準望諸法得其遺意今亦無存 國初胡渭禹貢錐指顧祖禹方輿紀要其爲圖並計里開方深契古法而胡氏於虛空鳥道之說尤獨得心解今師其意畫方計里繪總圖一四鄉圖各一其歷代沿革離析合併之由則爲表以明之至星土職於保章氏凡有分土皆有分星鄭康成謂古數書久亡漢晉以來郡國入度皆後世堪輿說

耳目經星盡乎天度而中國不盡地球以地球一隅之中國配周天之經星理不可曉僧一行謂精氣相屬不繫方隅殆亦强爲調解武功志不紀星野以邑統於郡更無容贅也茲以相沿既久約稽崖略附入地理中仍照熱河志例創立晷度之目晷以測景度以測極景有長短極有高低凡縣境日出日入早晚及節氣時刻分杪皆按度里表而出之蓋自唐宋迄今而法加密矣若夫畫井分疆王者所以域民也周禮職方所掌卽地志之權輿又有山師川師及司險之官大約山國重險隘水國重津梁古今一致今志疆域並考山川方向隨其脈絡遠近而條貫之志山用山海經體志水用水經體所謂修古不忘其初也又自近歲軍興吾平設防

守界力固行省東北門戶厥績懋焉故於關隘寨堡所迹尤詳備杜注左傳酈注水經多引故城故亭以證地望卽殘壘廢冢均詳見焉蒐藉古蹟資考鏡也今亦備列所在以諗好古之士末附風俗則周官小行人適四方集禮俗爲一書所藉以驗政治之得失者也凡此各目皆倂隸地理門作地理志第一

郡縣有建置其體制視古諸侯若城池社稷學校宮室廨廳之屬雖小邑儼然大侯矣春秋之例興作必書懼役民非時也自三代迄明凡有工作必以力役相徵發我　朝攤丁賦於地畝官中有事召工給傭値如平人費鉅則請帑費小則官吏捐俸或紳民醵貲成之故雖興大役而工樂趨事三農晏然不知古未有也古籍

中若三輔黃圖宮殿疏禁扁諸書實地理家紀建置所自始武功志併學校於建置謂學校特建置中大端但記興修歲月而於一切典章不暇及也今學校自爲志壇廟列入祀典門特著其切於官民日用者凡五端曰城池曰公署曰公所曰橋渡曰坊表合爲建置志第二

禹貢紀封域山川兼及九州方物五服輸納周禮九職任萬民自三農生九穀以及虞衡藪牧皆有征後世官書專紀財賦者若元康戶口簿記元和會計錄之類皆是也 國朝順治十四年頒賦役全書量賦之多寡以定役之繁簡康熙五十二年 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初 詔丁隨地徵有賦始有役乾隆二十七年

乃幷停編審民尤稱便而自

聖祖迄

高宗朝普免天下錢漕十次蠲豁者不可以億計尤曠古未有之

殊典也茲本乎邑舊章條其子目曰田畝曰科糧曰丁徭曰漕米

曰解支而殿以蠲卹總爲賦役志第三

洪範八政先食貨周禮職方氏辨九州山澤之利並及男女生數

鳥獸穀種則財賦物產著錄之祖也隋有諸郡土俗物產書其遺

意歟史家志食貨肇自班氏晉魏隋唐以下皆因之地志家亦沿

其例至積貯爲生民大命則有常平義社倉諸法凡皆本周官倉

人遺人春頒秋斂之法而增損之耳楚人例食淮鹽道光中改綱

法爲票法官民稱便自粵賊踞江南借運川粵鹽賊平乃復其故而加變通焉平江食碱鹽盡自爲一則又自軍興以來司計者仿漢唐算緡率貸宋經總制錢遺法榷稅助軍需號曰釐金賴此餉軍卒夷大亂平以茶產故所榷歲不下十萬緡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故條舉物產倉儲之數益以鹽法釐稅作食貨志第四

宋仁宗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學至我 朝而典章大備乎雖蕞爾邑然學校爲風敎所從出正宜詳稽儀制俾學者入廟思敬以時習禮於以陶化樸僿臻明備之休自武功志隸學校於建置謝啟昆廣西通志因之且謂樂品禮節皆會典舊章率土通行非粵西獨擧之典而以舊志備載爲非體夫會典通禮豈能家有其書賴

志乘可稽藉資法守耳若略所不當略將事者於何取則焉況通志所紀何一非　朝廷大經大法豈皆粵西所獨有會典所無者乎歐陽公曰自漢以來史官所紀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俯伏興之節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喻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誠至論也是用詳稽會典凡典禮位次牲幣器數樂章舞譜之屬悉綴於篇而以學額書籍教條學田及書院義學考棚附焉作學校志第五

古者封內之祭禮詳八蜡傳著四鄘其自大夫以下得祀族厲門行里社之屬　國家郅治馨香百神受職牧令爲

天子守土吏春秋歲時秩祀之禮與京師同崇德報功典至鉅也今考論祀典自孔子廟別見學校外凡社稷壇壝及諸祠祀以次備及若夫鄉聚叢祠浮屠老子之宮律以陸氏靈壽志之例法當屏汰顧以民誠所寄難概從芟凡祠廟寺觀之已登舊志者仍之續有所增亦過而存之之義也作祀典志第六

太史公作禮書班氏并為禮樂志范蔚宗易為禮儀志隋書因之記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孔子曰吾從周蓋時王之制尤當率履弗越也近世朝邑武功諸志專尚簡括凡政教典禮所繫概從闕如過於略矣伏讀 大清會典通禮通典諸書恭周官儀禮之精損益百王之法凡以廣教化而美風俗也惜山陬下邑不能家置

一編甚有終身未獲見者不能知之扁問行之茲檢官民所通行
公典及祭禮昏禮喪禮之類具著於篇俾亘有司與邦之士民習
乎其事而喻乎其志庶無失遵道遵路之義作禮儀志第七
周官御史掌在位名數先後之次卽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自肪也
後漢書以下皆有百官志而任是官者之名次無聞唐人廳壁記
凡職官姓名占籍任年歲丞尉必謹書之以掌故所繫不容略耳
至正史而外州部專書紀吏績者若梁元帝丹陽尹傳唐賀氏會
稽太守贊唐人成都幕府記是卽名宦志之權輿也考靈壽志例
名宦卽於職官中臚列事實不立專門今於已祀名宦者特爲敘
述其未入祀而政績卓卓可紀者亦附著焉又舊志未紀封建平

爲羅國豈宜數典而忘祖今編考列史凡封爵系平者皆彙列之以冠職官之首作職官志第八

平當江鄂之衝爲行省東北門戶歷代營制設兵無多卒視平爲散地自咸豐閒粵寇久踞湖北之通城崇陽江西之義甯奉新而巴陵湘陰臨湘長沙皆被賊竄擾惟平屹立其中獨能固圉殺賊

欽奉

恩旨褒爲南省之冠加永遠學額三名其後湘鄉等縣請

旨加額皆援平江故事以請則團練之功也今條列營汛驛遞而於團練始末敘述尤詳宋施宿會稽志有討賊平亂二篇自後地志家多立兵事武事通紀載記諸目其例最善今別記兵事於篇

宋以繼周官外史之遺作武備志第九

選舉志雖自唐書宋金元史皆因之凡天子自詔曰制科大臣薦士於朝曰薦舉隋唐以來重進士科明代增舉人一科凡正史志選舉不錄人名唐崔氏宋洪氏作登科記今皆亡佚明太學始立進士題名碑後遂輯爲題名記求其備載不遺獨賴方志而已宋馬端臨作選舉考謂後世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一屬禮部一屬吏部於是科目與銓選不相爲謀進身之途轍不一故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今撮記選舉制度於前而表其名次曰進士曰舉人曰貢士舉士也曰薦辟曰仕宦曰武職而附以職銜封蔭舉官也凡附籍者律以史例多應從芟然考韓邦靖朝

邑志於人物門列其父紹宗兄邦奇弟邦彥科目事實并及己之仕履武功志載以例入監者二十五人掾史入官者十二人并及武功封贈彼號稱儒賣者尚爾詎不可援爲例乎作選舉志第十

地志爲史氏之流別史有列傳方志亦師其意而人物具紀焉唐書藝文有江敞陳留人物志陽休之幽州人物志若楚南文獻之見於隋書經籍志者有吳陽勝桂陽先賢畫讚晉張方楚國先賢傳讚劉彧長沙耆舊傳其見於水經注者有武陵先賢傳見於遂初堂書目者有岳陽名賢傳惜皆已無徵晉平若宋十三君子受業朱子之門昌明正學乃天下之善士當於古人中尚友之者也自時厥後名人輩出流風未墜茲愼考前識蒐輯見聞以類相次

曰儒林・曰宦蹟・曰文學・曰忠節・曰孝義・曰武略・曰善行・曰耆壽・曰流寓而方外附焉・至貞烈節孝壽婦概以列女賅之繼軌中壘用光煒嘗作人物志第十一

自董氏仲舒以五行災異言春秋其後京房翼奉谷永之徒並善言天至劉歆而益詳班氏因作五行志歷史仍之馬氏通考乃總災祥二事而名之曰物異鄭氏通志紀災祥不紀徵應蓋其慎也平江舊志均列災祥去之則事實無徵歸併則無門可隸考鹽壽志亦紀災祥且謂感應之理不可誣也故謹書之而用班史之目作五行志第十二

劉略班志爲藝文著錄之始關中風俗記始以地志而兼及藝文

若專錄篇章則自楊慎全蜀藝文志始也後之作者以其非班氏法遂從目錄例止列書名撮其旨要其詩古文則用范石湖吳郡志例分附各條下不另立一門以滌冗濫法誠善矣然詩文有無類可附而實關掌故及風土利弊時事因革者必盡慭置之不可惜乎近世沅湘耆舊諸集多取資於郡縣志其明效也平之汨羅江爲左徒懷沙盡節之地流風餘韻於茲未墜惜遺文多闕軼僅存什一於千百彌覺可珍故稍變其例上卷志書目凡先正著述皆列焉仍用崇文總目及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例條紀卷數撮舉序例並仿　皇清經解例以作者先後爲序不以經史子集爲次下卷則采錄詩古文取其有關民風政理者闕或以人存

詩盦壽志識陸氏所撰退思堂等記是作者所撰述並許登識其例未嘗不覽也至金石之學鄭氏列諸通志元徐碩嘉禾志具詳碑碣茲擇其著者附焉作藝文志第十三

自班史志藝文而小說九百本自虞初亦皆著錄後之稱目錄學者率祖班氏錄雜家叢雖稗官叢談有足以廣異聞昭勸戒資考證者通儒所不廢也茲撫摭百家參以故老傳述凡無類可歸者悉綴於篇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疑以存疑古之志也故以雜志終焉

南嶽志小序

星度

星土職自保章氏，有分土即有分星，然經星盡乎天度，而中國不盡地球，以十二國配周天之經星，理不可曉，地志家多疑之。惟南嶽宿當軫翼度，應璣衡，爲衡山所自名，而星經亦有玉衡主荊州之說。又衡嶽舊隸長沙郡，軫旁一星曰長沙，主壽長子孫昌，故衡山稱壽嶽。然則就衡紀星，實不與他地志等也。抑凡晝以測晷度，以測極，二者合符，近世法益加密。衡嶽爲大江以南十數行省之主山，上與南極相維繫。元代嘗遣官測日影於此，祝融峰頂有觀日臺焉。志衡者安得遺之，茲故約舉其要，合之爲星度志云。

圖說

地志古稱圖經炎帝白阜圖地形其來古矣周官土訓掌道地圖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大司徒以地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而晉裴秀作禹貢十八圖創分率準望之法至爲精核嶽志祖述禹貢者也故圖尤要焉今作七十二峰圖一嶽廟圖一各有說以繫之五嶽眞形圖道家所重也今坿焉

形勝

凡志山志形勝也嶽之勝在七十二峰非絕人事裹糧作數月遊惡克窮其勝哉登臨紀勝之詩文凡因地而作者悉附本條之下俾覽者當臥遊焉宋范成大吳郡志實開此例其後張鳳鳴作桂

勝藍斯張作吳興備志朱彝尊作日下舊聞考皆因之提要稱其典雅不虛也今全倣其例云

祠廟

虞歲五載一巡狩柴望秩于山川爲壇邪爲廟邪不可得而詳矣後世禮嶽廟饗而嶽廟迄未知建自何年宋開寶初始詔嶽瀆各以縣令兼廟令然廟不始於宋蓋自秦漢以來有之矣明御史陳祚獨疏請築壇壝立厨庫而去廟去塑像廷議不從夫非謂有其舉之莫敢廢邪

祀典

五帝三王禮樂不相沿襲若嶽瀆祀典則上古迄今如一日也王

制五嶽視三公謂視其牲器之數耳其時天子稱王三公降於王一等後世天子稱皇帝則不得仍以三公視嶽矣唐宋之晉帝號有以哉明太祖改稱南嶽衡山之神謙退不敢加號耳祝文具在可覆按也陋儒乃謂稱帝必非所安殆膠柱而鼓瑟者歟

前獻

地志例紀人物嶽志則前獻之聚於嶽者並當列之不必土著也舊志列勝遊王氏蓮峯志作名流皆未賅括今自上古迄昭代彙稱前獻而其人之事蹟於嶽無關者槩不多及以所志在嶽也或疑删舊斷自唐虞皇古荒遠難稽未宜博引不知此用山海經例史志非經比也且易繫辭稱包犧神農黃帝氏作曷嘗不及上世

聖人邪

仙釋

隋唐以前衡嶽羽流白日沖舉者不可勝數自思大師振錫南來懷讓石頭繼之宗風盛而道流稍替矣然洞天福地間與人益不少也舊志存攘斥佛老之見於二氏僅存崖略事蹟頗芟薙之不知志山非講學也班史列神仙書十家稱其能葆性命之眞范蔚宗西域傳論亦闡明佛法感驗今緇黃之棲嶽者以數千計不舉其尤彼將何所效法邪彙而列之亦各明一義而已

書院

嶽為神皋奧區琳宮紺宇相望而石鼓與嶽麓又為四大書院之

二吾道正自不孤也書院之目始於唐然麗正崇正皆秘閣藏書所非講肄之地自李寬居石鼓爲書院得名之始五代蔣維東隱居衡嶽受業者稱曰山長則又爲山長之權輿焉胡文定趙清獻並有書院在嶽朱張講學嶽麓尤稱極盛明之白沙念菴甘泉東廓暨祝黃門蔡白石各以書院傳是所望於能嗣音者

寺觀

天下名山多浮屠老子之宮蓋眞靈窟宅天特假方外以居守之嶽爲炎方巨鎭宮觀梵宇分布七十二峰間尤著者則爲朝廷所敕建而其盛衰興廢各有數以主之陵谷滄桑之變出世與住世其揆一也楊氏伽藍記段氏塔寺記詳哉其言之矣豈第志勝因

哉蓋亦望來者之興復云爾

古蹟

莫古於天地而幽幽莫知所自始則必於人徵之人往而蹟存則因蹟益以懷古也自有天地即有斯嶽人之登嶽者不知紀極也而炎黃姚姒以來傑出者粲然可數今不及於古矣後之人不又且以今爲古耶要之蹟存即人存仍問其人之自足千古否耳

物產

韓子曰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蓋重在魁奇傑特之人耳然物與人同稟地氣即論物產抑豈

非精英所發露耶特韞玉懷珠非庸耳俗目所能及耳不然南嶺之芝青城之杞勾漏之丹砂孰非喬嶽所包孕哉

金石

昔田概撰京兆金石錄劉涇撰成都刻石總目各以其方繫焉朱長文吳郡續志別立碑碣門徐碩嘉禾志因之則金石入地志之始也古莫古於禹碑舉禹碑則商彝周鼎秦碣漢篆皆不足云矣或以贋鼎疑之不知諸家釋文誠不免穿鑿附會碑則未容輕議也自茲以降吉金貞石代有鴻文固當與靈嶽並壽哉

藝文

地志錄詩文多似選本非法也其按代而復分體者尤繁碎今用

范石湖志吳郡例凡詩若文之紀名勝者各附本條下而藝文志則專紀書目且必其實有關於嶽者始列之其或書軼不傳而序例尚可考見亦在所不遺蓋自上古迄今故籍之可考者略盡於此文獻不足徵可勝歎哉

雜識

曲臺五十有九篇內有雜記地志家宗之雜記者網羅軼事以廣異聞備掌故非僅齊諧諸皋比也靈嶽深廣自邃古以來傳聞異辭者何可億計茲之摭異蒐奇特存什一於千百耳譬諸五雜組藉侑侯鯖亦知味者所不廢也